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風月夢 第二十二回 湊盤川陸書歸裡 借青跌吳珍結怨

話說陸書被月香的丈夫揪住，右手持刀當胸刺來。唬得陸書一聲大叫，驚醒來，卻是一場大夢，週身汗如雨下。但見房中殘燈微明，窗外月光如紙，好不詭異。因想：「我看月香與我百般恩愛，萬種綢繆，曾經發多少誓，賭多少咒，何能像這夢中這些言語如此薄情？這總是我自己疑惑，故有此夢。」忽又轉念想道：「月香從前待我雖好，只因自從同我要金兜索子我未曾與他，現在待我的光景不似從前，或同這夢一樣，亦未可知。」胡思亂想，一夜何曾合眼。天色才明，就將小喜子喊起。小喜子道：「大爺，今日有什麼事，起這麼早？」陸書道：「你不必問，快些取水淨面。」小喜子趕忙取了面水與陸書，洗漱完，出了怡昌號客寓，直奔教場方來茶館。今日過於來早，賈銘們尚未曾到。陸書泡了碗茶，等了好一刻工夫，賈銘、吳珍、袁猷、魏璧方才陸續而來，彼此招呼，一桌坐下吃茶，各用點心。正在閒談，只見進玉樓的外場花打鼓走近他們席前，請叫過眾人，走到陸書身旁，呵著腰低低向陸書道：「老爺昨日打發人去帶月相公，理應過來伺候，無奈出了局不在家裡，老爺同眾位老爺莫怪。月相公散了局回來，進門就問你老爺，見你老爺昨日未曾去，哭了一夜。今日黎明就催著小的來請老爺。」陸書道：「我在那裡幾個月，你家月相公總未曾出過局，偏是昨日我不在那裡，就有什麼金公館、銀公館出局了。你也不必掩飾，我已明白了，無非是怕我帶局，沒有銀子開發局包罷了。」花打鼓道：「陸老爺，你說到那裡去了？想起來也難怪你老爺生疑，偏偏有這巧事，實在昨日是金公館帶局出去的。你老爺倘若不信，也可問得出來。你老爺同月相公相好已非一日，趁早不必生這些疑。就是你老爺帶局沒有局包，也要過來伺候的。」

賈銘聽了，知是花打鼓做詞，遂道：「你也不必嘮唆了，陸老爺回來到你家來就是了。」花打鼓道：「諸位老爺賞個臉，就請到那裡去玩玩。」又向魏璧道：「家裡翠相公請老爺千定過去走走，說是同你老爺有要緊話說呢。」魏璧含糊答應。花打鼓走了數步，復又轉身向陸書道：「家裡老東家前日同老爺說的話，拜托老爺，今日要抵用呢。」陸書道：「我曉得了。」花打鼓再三叮囑，方才出了茶館去了。

賈銘道：「陸賢弟，你可曉得花打鼓先說月香記掛著，他請你是真是假呢？」陸書道：「或者是月香打發他來請我，亦未可知。」賈銘道：「賢弟，我勸你不必迷了。昨日帶局不來，我們就知道那裡要遠你了。今日花打鼓請你那些話都是假的，只有同你要銀子這句話是真的。你今日有了銀子，到那裡去開發，他們仍是照常一樣恭維你。若沒有銀子，未必不冷眼相待。」

況且你自己若是沒有銀子，也就沒意思空手去了。我昨日已曾談過，但凡吃相飯的人家要與客家打賬，總是這般光景。」吳珍道：「吃相飯的能有幾個好心腸？總是只認得銀子不認得人。」袁猷道：「這也難說，自古道：『色不迷人自迷』。這些吃相飯的一般也有被客家迷住的。總然一句話，少張三不還李四。這些玩笑地方，也是前世注定了的孽緣。」魏璧道：「我看陸哥哥待月嫂子不錯，在他身上也不知花了多少銀子，月香未必能於好意思暫時變臉，如此薄情。」賈銘道：「你我何必亂議，再望後看就知道了。」

陸書聽他們這一句那一句，又想起夜來夢中光景，恨不能插翅飛到進玉樓，試看月香真假。又因沒有銀子，怕蕭老媽媽子嘮叨，心中十分著急，坐立不安，行止兩難。袁猷懂得陸書心意，邀約眾人回到飯館裡吃了午飯，仍在方來吃茶。至晚，又約到強大家擺酒。

散後，陸書回到怡昌號客寓，叫小喜子泡了一壺濃茶，悶懣懣的坐在房裡品茗，小喜子侍立在旁。陸書道：「你去睡罷，我稍坐一刻也就睡了。」小喜子道：「小的該死，有句話到了今日不能不說了。」陸書道：「你有話為何不說呢？」小喜子道：「老爺在家裡把銀子與大爺到揚州來，原是辦姨奶奶的。那知大爺到了這裡，人也未曾看著一個，把那帶來的許多銀子花用完了。小的看月相公那裡，近日待大爺的光景比從前大不相同，大爺還是癡呆呆的戀在那裡。大爺的銀子已花用完了，金器是換掉了，衣服是當的了。小的呆想，月相公那裡也不能不要身價，白白的把個人送與大爺。儘管在此地住一日累一日，若再過幾天，秋風一起，那豈不是個笑話呢？大爺如果歡喜月相公，捨不得他，在小的愚蠢主意，不如趕緊回去將這話稟明老爺，拿幾百銀子到揚州來，將月相公買回去就是了，何必在此空耽擱呢？大爺想想，小的話是與不是？」

陸書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呆娃子，我怎麼不想回去？如今銀子已用完了，人也未曾辦得，現在又將些金器換掉，衣服當了許多在這地方，回家去如何對得住老爺、太太？再者，進玉樓欠他許多銀子，他那裡何能讓我走？三來，連盤纏總沒有分文，如何回去呢？」小喜子道：「大爺若說是回去對不住老爺、太太，大爺到了揚州就該辦個人早早回去。如今銀子已用完了，說也無益。自古道『丑媳婦免不得見翁姑』，況且平昔大爺在家中比這事大的也不知多少，老爺、太太又何曾說過大爺的不是。在小的看，這卻不消憂慮。若說是欠進玉樓的銀子，大爺在他家花了若干，如今就少他幾兩銀子，他敢不許大爺回去？」

若說沒有盤纏，大爺可同袁老爺們商議。小的看他們與大爺朝夕不離，又是結拜過的，自然要設法讓大爺回去的。」陸書道：「我自自有道理，你去睡罷。」小喜子答應，先去睡了。陸書吃了幾碗茶，和衣倒在牀上，越想越煩，一夜無眠。

待至天明，將小喜子喊了起來，取了面水。陸書洗漱畢，到教場方來茶館泡了茶等候。賈銘、吳珍、袁猷、魏璧陸續來到，招呼在一桌坐下。

正在閒談，只見花打鼓走近席前，請叫眾位老爺，就向陸書要銀。今日的話不似昨日婉轉，勒逼要了帶著走的光景。陸書當著眾人，不好回說沒銀，遂道：「你不必嘮唆了，今日午後我一定送銀子到你家來就是了。」花打鼓不肯，儘管站在旁邊。賈銘們說之至再，花打鼓方才去了。

陸書此刻要想到月香那裡去，又沒有銀子，不能前去；欲想回家，又無盤川。進退兩難。將袁猷約在另席道：「小弟欠進玉樓的銀子，你看他如此催逼，小弟竟不好意思回他。欲想返舍取了銀子，再到揚州歸給他家，但是沒有盤川，又有些衣服當在這裡，如何回去？思維至再，還望哥哥代小弟籌劃，幫扶小弟回去。改日來揚，連哥哥那項一並歸趙。」袁猷道：「愚兄那幾兩銀子，賢弟還提他做什麼？至於那進玉樓的事，早知道你在他家花用不少了，就是欠他幾兩銀子，也不為虧負他家。但是盤川、贖當約莫要多少方可敷衍呢？」陸書道：「小弟些金器不必說了，所有衣服當了十幾兩銀子，怡昌號欠該幾千錢房飯，再加盤川，需得二十餘金，才可將就動身。」袁猷道：「賢弟且請稍坐，讓我向大爺們說，代你打算。」陸書道：「一切拜托。」

袁猷入席，將陸書所談的話向賈銘、吳珍、魏璧告知。吳珍道：「不是我出頭船兒先爛底，幫朋友要諒諒自己，不必拉獅子，相應是各盡其道。」賈銘、魏璧均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袁猷道：「如今事不宜遲，今日就要叫船，明日好讓陸兄弟回去。你們看花打鼓盯著要銀那般光景，若是明日遇見了，大家總不好看。」賈銘遂將陸書拉入了席，向眾人道：「我們今日還在強大家公份玩一天，代陸兄弟錢行。明早各備程儀，好讓陸兄弟取當，僱船回府。」陸書道：「承諸位哥哥、兄弟盛情，心感之至。今日不必再破鈔了。」賈銘們定然要請。各用早點之後，邀請著陸書同到強大家裡。吩咐小喜子先到碼頭將船僱定。眾人在強大家中、晚擺了兩台酒。臨散之時，眾人商議，約定次早在埋子街太平樓茶館取齊，省得到方來撞見花打鼓又要嘮叨。

陸書辭別眾人，回到怡昌號住了一宿。次早起來，洗漱畢，將房飯算清，帶著小喜子到了太平樓，泡了茶來。隨後袁猷已到，招呼入席。等了好一刻工夫，賈銘、吳珍、魏璧方才陸續到齊。吳珍道：「陸兄弟不要嫌菲，我這連日實是拮据。」拿出兩塊洋錢遞在陸書面前。賈銘送了三兩銀子，魏璧是四千錢一張錢票，遞在袁猷手裡。袁猷心中想道：「我原打算他三人每人送四五兩銀子，我今日帶了八兩銀子湊著，就可以敷衍讓他回去。那知他們如今湊算起來還不足十二千文，連贖當尚且不夠。怪不得人說『酒食朋友朝朝有，急難之中無一人』。他們昨日吃兩台酒，每人派三千多錢，何妨昨日不請他，添在今日幫助朋友，豈不好

呢？」心中雖是如此，又不能向他三人增添，只得轉遞與陸書，向三人道過謝。

各人用過點心，袁猷會了茶錢，眾人同到怡昌號內。先叫小喜子將錢票取了錢來，拿銀子、洋錢湊著向當典裡將所當的衣服贖了出來，又將房飯錢開發清楚，並無餘剩錢文。袁猷道：

「大哥們同陸兄弟叫人發行李。請先上船去，等兄弟再為設法，即刻就來，好開發船錢，讓陸兄弟開船。」眾人答應。袁猷帶著自己小廝，趕到平昔共交易的錢店內，再三言說，暫借了十千錢，叫小廝肩著出了鈔關，到了河邊。小喜子站在船頭招呼，袁猷同著小廝上船，到了艙裡，將十千錢交與陸書道：「兄弟，你可以敷衍夠回去了。」陸書感謝不盡，當將船錢開發清了，又叫小喜子將零星物件買齊上船。陸書向眾人道：「弟在貴處，諸蒙哥哥、兄弟雅愛，今日又蒙厚賜，足感盛情。小弟返舍，大約早只半月，遲則一月，即到貴地，再為奉謝罷。」眾人道：「一切簡慢，望勿嗔怪。回到貴府，代請老伯父、伯母金安。沿途順風，保重要緊。」

陸書又向袁猷附耳道：「小弟去後，拜托老仁兄到月香那裡，向他說我家內有信來，有件要緊事情趕回去一走，不久便來。所有欠項我來時歸給，斷不短少。叫他自己保重，不必記掛著我。至於我同他說的那句話，待我來揚定辦，叫他不必焦愁。」袁猷笑道：「賢弟但放寬心，那裡自有愚兄照應。所有賢弟這些話，定當轉達。」陸書千叮嚀萬囑咐。袁猷心中雖是好笑，不便當面說他，只是唯唯答應。賈銘、吳珍、袁猷、魏璧向陸書作辭。陸書送至船頭。四人上岸，望著陸書開船去了。

賈銘們帶著小廝進城，分路各散。他們四人照常仍在強大家聚會。

花打鼓找尋兩日，未曾看見陸書，後來問賈銘們，才知道陸書已經回家去了。花打鼓回去，將這話告訴。蕭老媽媽子同月香聽了，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，算是打發冤家離了眼前，省得他在這裡胡牽。」從此月香又接別的客家，且自不表。再說那前次在教場方來茶館向袁猷們說新聞的吳耕雨，萍相離強大家不遠，他與強大家分賬伙計桂林相好。在那裡住宿不把鑲錢是不消說了，他凡到那裡，總要桂林恭維他的鴉片煙，還要放個差，借個當頭，常時同桂林要銀錢使用。桂林懼他威勢，敢怒不敢言。這幾日因在攤局上輸多了，見吳珍是桂林身上長客，又是個關鴉子，遂同桂林商議，想同吳珍借個當包。

桂林聽他這話，心中原不喜歡，又不好攔阻，凝了一凝道：「你自己同他去說，我是不管。」吳耕雨也未噴聲，去了。又過了兩日，這一日午後，吳耕雨到了強大家內，適值吳珍在桂林房裡開燈吸煙。吳耕雨就揭起門簾進了房來，向吳珍拱拱手道：「宗兄請了，請了。」桂林見他進房，趕忙立起，請叫了一聲「吳大爺」。吳珍也就立起身來答禮，邀請入坐。

老媽獻茶、裝煙。吳珍請問過吳耕雨姓名，吳耕雨又談了些世務套話，遂向吳珍道：「久慕你宗兄是個大朋友，我兄弟有件小事，特來同你相商。」吳珍道：「請教，請教。」吳耕雨道：「沒有別的事，我兄弟這連日輸滑了腳，同你宗兄相商，挪借二三十千錢，不拘什麼利息，大約兩個月歸趙。宗兄如不委心，我兄弟請貴相知同強大做個包（保）還中，斷不有誤。」吳珍聽了，不好當面回絕，遂道：「是了，稍寬兩日再為覆命。」吳耕雨又拱拱手道：「拜托，拜托。」出了桂林房門，到別的相公房裡坐下。